無聞集

無聞集卷之三

大名崔述東壁稿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上汪韓門先生書

去冬辱賜手書。言於初歲南旋。神沮志失者累日。即欲遠達鄙忱。館居鄉塾。無為郵者。今夏復聞改期秋末。幸際鄉試之辰。敢瀝寸函以聞左右。述幼癡鈍。長益迂拙。人事悉所不解。獨好參伍古今事跡。辨其是非真偽。日積月聚。似少有所見。嘗欲著之於文。顧自以為年少識淺。又方勞心於科舉衣食未暇為也。自戰國以來。邪說並作。皆託聖人之言。以取信於世。亦有聖人之徒。傳而失其真者。漢晉諸儒。罔能辨識。至唐宋時。尊信日久。益莫敢以為非。六經之文。有與傳記異者。必穿鑿遷就其說。以附會之。又好徵引他書。以釋經義。支離紆

曲。強使相通。雖有一二有識之士。論其舛謬。顧其考證抉摘。猶多未盡。而世亦不盡然其說。二帝三王之事。周公孔子之意。其晦於後世者。豈可勝道哉。述之所見。雖未知其是否。然存之以待有識者之去取。或亦君子之所不罪也。自先君見背後。功名之念頓灰。家貧多病。益疎懶。自度難以進取。欲遂一抒所見。愧不能文。乃於去歲取昌黎柳州廬陵三家文。熟玩其理。然執筆之時。故態輒見。百不一似。豈天之降才果殊耶。將必久於其中。然後可少得耶。抑自有所由入而述未之知耶。述為文。非欲貌為古人色澤。誠欲自抒所見。如孔子所謂辭達者可矣。然言固有能達有不能達。有雖少而達。有必多而後達。有雖多而愈不達者。蘇子瞻云。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於手者乎。

若之何其能使文不煩而意畢達也。述所居壤僻。雖嘗出遊亦罕所交接。未嘗見有言及古文詞者。悵悵然靡所就正。故敢略陳愚昧。惟先生鑒其誠而教之。幸甚。

與董公常書

乙酉之秋。得於京邸晨夕過從。暢論書史者數月。歲終握別。至今十有二年。每讀書有會心處。輒屈指私計。可與語此者。惟廣平栗太初及我公常先生二人。而太初往矣。先生又無由接坐一談。興言及此。真令人讀書之興。索然欲盡也。往述幼時。喜涉覽山經地志權謀術數之書。常雜陳於几前。既汎濫無所歸。又性善忘。過時即都不復省憶。近三十歲。始漸自悔。專求之於六經。不敢他有所及。日積月累。似若有得。乃知秦漢以來傳註之言。往往與經牴牾。不足深信。如炎帝本與

黃帝同時。太皡在其後。而世以為伏羲即太皡。神農即炎帝。稷契皆在帝嚳之後百數十年。而世以為高辛氏之子。周公本因成王諒陰而攝政。而世以為成王年止十三。平王本畏楚偪而戍申呂。而世以為私其舅家。周本三正並行。而世乃雜取傳記夏正之文。為周不改月之證。周本郊遂用徹。采邑用助。而世乃因孟子雖周亦助之言。謂徹亦畫為井。亦以中為公田。推此而求。不可悉舉。要皆不肯細讀經文。過信傳註百家之言。故致舛誤。不知先生以為然耶否耶。舊嘗閱一小說。載孔子適陳時。有采桑女及樵夫詩二首。鄙俚不可入口。且曰。按此即今七言絕句。而世儒謂始於栢梁。不學之過也。閱至此。不覺失聲大笑。嗚呼。今世所傳戰國秦漢之書。托名於聖人者。豈有以異於此乎。特以其傳既久。學者遂不敢議。

而令乃欲據六經以正其失。求其不掩耳而疾走。不可得也。以此閉口。不敢與人談及經史。安得與先生晝聚數月。而一證其十餘年來之所得哉。令歲。偶至郡城數日。閒行入書院中。得遇胡君名光四者。問之。知為及門高弟。因詢近況。乃知令郎已長。能讀父書。負笈從遊者甚衆。先生杜門不出。日惟與門人講誦。不覺欣然為之破顏。士不能展所學於天下。固當成就後學。作如是事。若述者。其學固無可取。而亦絕無人相問難者。少年才俊。皆高視濶步。一揖猶以為泛。一問猶以為辱。安得有所謂負笈從遊之怪事乎。間有一二來者。皆初學無所解。得一補諸生。即都颺去。讀書雖有所得。而環顧四壁。茫然無可語者。亦可為之長太息矣。前在京師時。先生方刻印章文曰四可堂主人。問其說云。余有親可養。有子可教。

有田可耕。有書可讀。余何為僕僕於京師者。令尊大人雖捐館。其三可者固自在。而述本無祖遺田產。又值洪波毀室。先人所遺書。蕩然無存。至無容膝所。依人廡下。辛卯之春。先君見背。令惟家母在堂。差為康健。而祿養色養。又都不能。一二年來。增患目疾。翻閱盡廢。年垂四十矣。而一介。子女杳然。不聞消息。家貧不能畜妾。四者無一可焉。夜中就枕。恒然無生人之樂。不覺其淚之濡衾也。久不與人通書。適會此便。不覺一瀉欲盡。然書寫艱。落筆時所裁割者尚多。幸為心照。如遇北風。惠以德音為望。幸此佈候近祉不宣。晚弟崔述頓首。

送梁太初赴納谿任序

四川在京師西南五千里外。有劍閣雲棧之險。而自張獻忠蹂躪後。煙火幾絕。國家涵育百年。民稍稍生殖。然惟成都

稱殷盛。他府州尚多曠土。民樸魯儉嗇。無珠貝珍異之饒。士大夫銓得其地者。率以為苦。而敘瀘以南。地近徼外。多瘴癘。以是人尤不樂往。廣平栗太初。余同門友也。博學喜著述。讀書一過。輒背誦不遺。乾隆己丑。由前進士謁選於吏部。得瀘州之納谿。詢之蜀士大夫官遊於京師者。皆云縣於蜀最貧。自山水幽勝外。無足滿意者。於是識栗君者。皆為栗君憂。而余獨有以知栗君之不憂也。夫憂生於欲之不遂。士不能讀書。求古聖賢之道。欲以仕為貿易。奔走形勢間。以冀一遇。或棄產稱貸。然後得注選。其心以為一旦得官。可以償其所費。且求贏焉。若賈人權子母之利然。此其憂貧。固情之常。不足異。若栗君者。讀書學道人也。其富也奚以喜。其貧也奚以憂乎。且非第不憂而已。其為富也者。方面大吏。皆艷而誌之需

索之煩供億之費少不給則不得安其位官雖富常不敷所出雖廉吏至此其勢不得不貪其為貧也者兩院以下皆知人之憚而不願為也其不幸而值焉者雖小忤意輒不肯易置或垂橐入謁亦往往獲無事以此反得行其志即貪吏為之亦有以廉名者夫栗君之仕欲以行其志也明矣其於納谿啻之不暇而何憂焉吾又聞文章之事與名山大川相長曩栗君與余同習業於石屏朱公之署日以文章相砥礪既而栗君成進士多交遊攖世務而余善病且羈旅逐衣食往往廢業令栗君奉省檄治百里逾大河而西越兩崤函谷仰躡三峰弔秦漢之都西度大散入漢中觀諸葛武侯之遺蹟馳驅於飛梁峭壁間山鳥異聲秋雲幻狀然後登大劍俯長江其山水之奇秀皆足以發抒其耳目而縣又淳簡栗君游

刃治之有餘。鳴琴之暇。計必陟其山。漱其泉。婆娑嘉樹之下。極游觀之樂。以默證其平日所讀之書。而悉發之於文。吾知其與羸者習業時必有異也。余方艷羨之不可得。而粟君詎反憂哉。粟君發矣。異日余至京師。遇有自蜀中來者。必將詢粟君之政與其文。且問蜀人之敬信粟君。能如文翁少陵否。粟君所得。不已多乎。孰與夫橫金卧內。德色妻子。窮水陸之珍。極聲色之奉。以自鳴善宦者哉。遂書此以贈粟君之發。

贈陳履和序

聖人之道。在六經而已矣。自周之衰。楊墨並起。繼以秦火。六經幾亡。漢初始求遺書。然以其求之切也。傳而失實。駁而不純者。皆得託為聖賢所作。以與世市而莫能辨。武宣以後。經學益重。學者藉此以取富貴。又多增其師說。旁采楊墨之言。

以亂聖人之旨。猶幸其時諸家並立。異同得失之故有可考證。及至後漢馬鄭起。而諸家之傳漸微。永嘉之亂。其書遂盡失。存於世者不一二家。而學者方崇王肅。復僞造古書。以攻康成。以惑當世。後生末學。習熟耳目。以為聖人之旨固然。六經於是大壞。唐宋迭興。諸儒林立。始頗發明聖人之道。然其言大抵以闢佛老為事。至於前人訛誤紊雜。相承而未及正者尚多。此固未嘗不有待於後人之補苴者也。余自束髮受書。奉先人之教。即專求信於經。及長。覽百家言益多可疑。以是每觀先儒箋註。必求其語所本而細核之。欲以探聖經之原。不惑於衆說。顧家貧質鈍。碌碌無讀書之暇。即讀。亦都不復記憶。且多病。遇勞則亟。不能自竟其業。常冀有一二同志。相與講明而切究之。而居僻寡交遊。所見學者。多專攻舉業。

間有好古之士。祇肆力於詩賦博覽。竟不能有所遇。而余亦漸老矣。乾隆壬子。余遊京師。始得遇滇中陳介存履和於逆旅。介存嗜學好古。所為文。往往能抉前人舛誤。余方幸其得友。而介存顧不自是。乃介朱笏山奕簪而請師余者至於再四。夫師。所以求益。余之與介存。伯仲間耳。何能益。況師道不易行。自唐韓柳且難言之。乃辭之者屢。而介存意堅不可移。豈以世無行古人之道者。而欲以身勵俗耶。抑好古之心篤。而遂不暇深擇其人耶。雖然。余嘗聞之。學以專而精。知以少而當。不使百家之言雜於經。而後經之旨可得。不強求其所不能知者。而必欲知之。而後所知者無所淆。故說經欲其自然。觀理欲其無成見。於古人之言。無所於必從。無所於必違。惟其適如乎經而已。苟如是。異日必將大有得焉。於以正羣

言之淆亂。而明六經之旨。余將於介存乎是望。而如余者。復何足為芥蔕哉。倘異日天假之緣。使余得與介存聚處數載。以余之所窺。及其所未窺。相與講明而切究之。以償其平生之願。以求萬一之有幾於道。則余雖貧且病以老。其亦可以無憾也夫。

武安文昌祠籤簿序

武安張子奇昌。質所學於余有日矣。一旦持一冊來。曰。此武安文昌祠籤簿也。曰嘗過之。見其毀也。因重錄而易之。先生其為之序。余固辭。而其從叔友唐復力為之請。余曰。嗟乎。余安能序此簿哉。余少未嘗為此學。不知其所由美。而心竊以為非宜。譽之則失其本心。毀之又非子之所以謂余序之之意也。余安能序此哉。且文昌。星也。在紫垣之外。天官書曰。斗

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令北斗上六星上曲者是也。而近代所祀。稱爲梓潼帝君者。則晉魏間將蜀人張氏。以戰歿而血食於蜀者。其後廟祝欲靈其祀。乃詐稱夢神謂己上帝使我掌人間士子祿籍。自是士大夫始爭事之。沿之既久。遂誤以爲文昌。合天神人鬼爲一祀。舛亦甚矣。夫文昌星耶。固不得有言。若梓潼神也耶。將毋亦忠直勇決之氣。存於天地之間。其肯逐逐然日與斯民謀趨利避害之計。而又效唐宋以來所謂聾病排偶之文。間雜以鄙俚之言。以示天下耶。且神止一耳。而天下府州縣祠。有籤者無慮數百。盡應其求。力亦不給。理勢皆無據。而世信之。亦以惑矣。夫利害歧於前。則聰明亂於內。是以有非所信而信之者。籤語之設。不知其所始。

然必始於人之熱於利害而迷所往。而後無稽之徒得以售其偽也。若夫君子之行。惟其義而已矣。進退行止。自有法度。是故有知利而不取。有知害而不避。無論讖之偽。與其利害之必不驗也。即令實且驗焉。亦奚所用之哉。余之所見如此。是豈可以為序乎哉。然使余棄此不言。而謬為美言以悅子。則又非君子忠信不欺之道。論語各言爾志之義也。且余所素命為狂瀾而力不能迴者。今又安能因子之故。而反决其流揚其波哉。然則余之序之。無乃不如其弗序矣乎。既不獲辭。遂書此以貽之。

曹氏家譜序

世近則所聞詳。學深則所記多。此必然之理。而無可疑者也。然吾嘗讀尚書。孔子之所序也。乃僅斷自堯典以下。其後五

百餘年有司馬遷。其學不逮孔子遠甚。而所作史記。乃始於黃帝。至司馬正。又後於遷者近千年。其學亦益不逮。乃為遷補本紀。又始於伏羲氏。前於黃帝者千數百年。下至於明世。益晚。其人如王士正鍾惺輩。學亦益陋。而其所作綱鑑捷錄等書。乃反始於開闢之初盤古氏之時。是何世益遠。其所聞宜畧。而反益詳。學益淺。其所記宜少。而反益多哉。蓋世近。則其考之也易。而學深則其辨之也精。夫是故偽者不能以亂正。而其書自不能不畧且少。世益遠。則偽者益多。而亦益難辨。學益淺。則益不能辨其為正與偽。而視六經三傳諸子百家齊東野語漢人小說。均之為可信矣。如是而欲其書之不詳且多。其勢固不能也。嗟夫。史降而有州縣之志。志降而有士大夫之家譜。大小雖殊。其為紀事則一。修史者。數百年而

一人猶且如是況志與譜盈海內作者肩摩趾接聘者不擇人修者不度已是恐得不舛哉吾鄉松巖曹先生前輩中盛德君子也與吾先君交遊其子叔文阿周亦與余相善也先生卒數年阿周持其家譜示余而囑為序蓋先生之所作而阿周續之者也余覽之乃始於先生之曾祖自曾祖以上非不盡知而所傳異詞恐紊世代先後之次則竟畧而不書且為辨疑說以明之蓋恐後人之妄補之也先生原籍武清嘗往求其疎族得其遠祖之墓其訪之也必周矣然而終缺之者蓋惟其訪之也周故知其可信者之少凡輕於紀載而不自疑者皆其訪之不周者也昔者炎帝太皞皆在黃帝之後傳記之文甚明也自班固誤以炎帝為神農氏太皞為伏羲氏而後之作史者恥言不知務求勝於孔子司馬遷遂列之

於黃帝之前世代顛倒。而不自悟。皃先生之譜。亦可以少愧矣。余又嘗觀通志新唐書表。其所載得姓之始。及其世系。皆歷歷可指。及考之於傳記。有一氏而出於數國者。有一國而不止一家者。然則其餘將盡無子孫乎。是皆考之不詳。辨之不精。見其一而不知其有十。而後之人作家譜者。乃引之為權輿。甘於自誣其祖。而無所惜。良可歎也。曹之姓。見於春秋者。邾與小邾二國。而文王子振鐸封於曹。其後亦以國為氏。曹之始。未能決知其所出也。不能決知而遂不言。非有識者曷能如是。至於譜中所載先世族人事蹟。皆紀實無虛美。瑕瑜不相掩。尤為令世所難。然則雖古直筆之史。何以加諸。去歲。吾縣明府張公修縣志。開館延文學士。先生而在。宿學故老無出其右者。必首膺其任無疑也。苟先生以其為譜者移

之志。則於舊志之舛誤。必考訂更改之。而不肯苟爲同。於自漢以來沿革建置。必缺其所不知。於縣人士之傳。必無所緣飾避忌。以狥人情而傷直道。豈不盛歟。若之何其僅以此譜著也。雖然使阿周有求勝前人之志。如索隱之於史記。前編之於通鑑綱目。先生且柰之何。今兹之續之也。但於其後有所增。而不於其前有所補。先生之視龍門紫陽。不厚幸乎。存此譜以爲作志作史者之式可也。

霧樹詩序

北方寒厲之時。晨起往往見庭樹。若懸冰雪。日出則消。俗謂之樹稼。然莫能名其故。或云雪爲之。或云霜爲之。不知此皆霧之所凝。吾先君與羣從兄弟言云爾。余每驗之。夜有霧。則曉必如是。未嘗爽焉。然嘗舉以示人。人未有題之者。乾隆三

十八年。余館於御河之陽。十一月十六日歸省。適大霧隱空。親見霧爲風颭。凝於物杪。人鬚馬鬣裘毛之末。未有免者。又其爲物甚黏。愈凝愈黏。至倒懸寸許不能墜。如是三日。霧斂日開。則遠村近圃。編珠貫玉。彌望無際矣。載陰載晹。明暗相間。麗景幻態。殆不可狀。於是益信向說之不誣。蓋地液之初升而後降者有三。曰雨。曰露。曰霧。雨露之升也高。其凝之時。猶未成乎水也。故霜最輕。雪次之。霧之升也卑。其凝之時成乎水矣。但其點滴微細。故輕於冰而重於雪。其不同一也。雪霜平地爲多。枝上雖有雪。然易落。不能厚。霧則專凝枝杪。及一切纖芥物。雖係縷髮。庭中無不着者。而平廣處反泯然無迹。其不同二也。雪霜皆覆物上。不能集其旁下。霧則隨風所颭。棲於枝旁。故自上風視之。則如縞帶瓊絲。下風則枯枝而

已。無風處則四面皆著而不盈。或墜於下。亦不墜落。其不同三也。按唐人諺云。凌樹稼。達官怕。說者謂即春秋所書之雨木冰。樹稼之名。疑出於此。然雨木冰者。雨也。非霧也。空中不寒而地上寒。故雨至木。乃凝為冰。余嘗一見之。其冰與常冰同。不如是之輕白而雕鏤也。冰皆附木如衣。然如甲然。不如是之但懸於枝杪。纍纍然如綴而如積也。由是言之。樹稼固非木冰。說者未見木冰。故臆度之。而誤以為一也。余妻云。古人詠雪之章如林。此殆過之。而反寂寂。以意度之。於古必希。不如今之繁也。余聞吾鄉老人云。六七十年前。間數歲乃一有是。然則古今異同。容或有之矣。不然博物君子。何得無辨其名而詳其狀者耶。乃為詩以志之。明年冬。余罷館歸漳上。是歲大雪尺許。既止而雪氣上蒸。無日不霧。無霧不凝。于懸

午墜。日以爲常。遇陰寒。則經日不落。其物象之妍。鏤嵌之巧。晶瑩玲瓏。細碎曲折。較之往年。殆逾十倍。似靈之故爲此奇。以報知己者。然。然近縣之士。非惟不屑和余之詩。亦竟未聞有賞此奇觀。顧盼而低徊之者。則焉知古人之不亦如是。而余之所好之獨不可解也。崔述序。

段垣詩訂後序

右詩二卷。先曾祖段垣公之所著。而述之所訂也。初公所著段垣詩稿段垣文稿各若干冊。先君篋而藏之。將求文學士選而刻焉。已買梨板數十方矣。適遭家難。達人復不時遇。事未及就。而縣沒於漳水。是時。先君方他出。而述兄弟亦在外其稿遂失。歸而尋之。竟不可得。後十有五年。先君捐館。又逾年。述於縣人李氏案上。見書一冊。面角破爛。塗抹盈焉。取視

之。則詩稿第一册也。乃出於水中。幸未甚壞者。喜極攜歸。又數年。弟邁於仕望集舅氏家復得四册。而首册與前所得同。則縣未經水時他人所抄本也。其文闕漏舛誤頗多。乃假以歸。較而錄之。不可知者。則仍其故。未畢而邁尋卒。述復踵而訖之。其詩自庚午以前起。至乙未歲歸自大城而止。凡三册。復自戊戌起至庚子止。凡一册。中缺丙丁兩年。及辛丑以後七年之詩。然則其間當復有一册。其後尚當有一兩册。而皆亡之矣。乃并為三卷。題曰段垣詩存。言乎所存者之止於是也。嗚乎。公之學術識議。多見於文。述幼時猶及見其一二。而不能記憶。詩特一時興之所寄而已。公固不以詩重也。乃文盡沒於水。而所存者惟詩。詩又僅存其半。且多缺誤。噫。其可傷也已。然魏自經水以來。先達之遺書手蹟。與夫故家所藏

書冊畫卷鼎彝之屬。蕩然略盡矣。而此數冊之詩。失而再得。亡而猶存。流離患難之際。一似有鬼神憐之。而不忍盡沒之。獨留此不食之碩果。以貽我後人者。其亦不可謂非幸也。顧其前後次第。猶多錯亂。疑詩或繫補錄。未及更定。復於暇日詳加考證。次其先後。并删其不經意之作。而重錄之。共詩一百九十二首。分為二卷。題曰段垣詩訂。以遺後人而世守之。又擇其尤者。別錄為一卷。題曰段垣詩粹。以待問世。嗚乎述不克親侍段垣公。而訂此詩也。如見段垣公焉。吾先君不及訂之刻之。而述之訂之也。如吾先君之自訂之焉。吾先君之心慰。而弟邁之事亦終矣。惜乎。吾先君之不及親見之也。後之人倘亦猶是心也。則此詩也者。猶闕里之檜。已枯而復生者。其何忍不寶之惜之而愛護之也。其然與否。是在後之人

矣。乾隆戊申五月望後。曾孫述謹識。

禮賢臺新居記

禮賢臺者。魏之故老相傳以為文侯館段干木之故墟也。南倚郭。北望城。其前則漳水環郭而東折。岸狹流駛。林木翁蔚。其上則敞亭三楹。矗塔數丈。左右房序庖湢之處悉具。後則湖水迴環。周十餘里。城處其中。若島嶼然。湖中植荷數頃。夏秋花發。香滿亭内。雨後啟軒。則太行諸峰。蜿蜒起伏。畢列檻外。柴門煙井。歴落於蘆洲蔓渚間。亦可謂魏城之巨觀矣。乾隆丁丑。城沒於漳。官舍民廬。椽新壁礫。而臺亦就荒。又八年。予始卜居來此。亭榭軒楹。已無復有存者。惟孤塔歸然。插雲及柏下斷碑數片而已。若乃清秋雨霽。倚欄極目。則平沙遠浦。禾黍上下。昔日之佳花芳樹所敷披也。頹垣廢屋荒榛平

楚。昔日之樓臺麈市所錯繡也。牧童樵叟。悲吟嘔啞。昔日之遊人士女蘭槳桂棹所歌舞而喧闐也。嗚呼。物之盛衰代謝。豈非天哉。猶記曩為童子時。從父兄鄉先生遊憩於此。倚樹下瞰。平波萬頃。菡萏楊華。紅素間映。北望迎賓門。隱隱如洞行人往來。蠕蠕然若蟻之出入於穴中。悸心駭目。慄慄欲墜。令乃得玩之几席之上。而盛蹟已盡矣。昔梁庾信善賦。其居乃宋玉故宅。形之於文。自以為榮。世亦傳以為美。余不肖。迺幸得居賢人之臺。其榮與美。奚止如信。然令城既墟。臺亦童。十餘年間。目之所擊。其遷變倚伏。已不可知若此。更數百年。吾又安知高者之不忽而為泉。而下者之不忽而為陵也。然則後之人之居此者。且未必知為殷千君之臺。況能知余之棲息於是乎。因為記以貽後之居者。

直隸水道記

畿內西北倚山。東濱渤海。倚山則源衆。濱海則地卑。是故其利在通。其患在悍與積。悍者由於倚山。積者因乎濱海。積者蓄而有常。悍者遷而無定。是以治積常易。治悍常難。通者凡二。曰御曰白。悍者凡三。曰永定。曰滹沱。曰漳。積者凡四。曰東西兩淀。曰南北二泊。以次條列如左。御河即南運河。本古淇水。源出河南淇縣西山。東會於衛。世遂呼為衛河。又東北會於湯洹。又東北過大名府城東南。又東北至館陶。會於漳。又東北至臨清。會於會通河。又東北過德州城西。又北過滄州城西。又東北至天津府城北三岔口。會於白。東入於海河。漳河源出山西。自潞安府長子縣而東者為濁漳。自平定州樂平縣而南者為清漳。至涉縣而合。踰山而東。出磁州南境。東

北過大名府西北境。又東北至館陶。會於御。南泊古大陸澤。在順德府東境。西南受沙蔡七里百泉諸水。東北至趙冀二州境。入於北泊。洺水自臨洺關城北。滏水自磁州城南。皆東。北來會之。又東北會於滹沱。滹沱源出西繁峙。踰山而東出靈壽境。又東過正定府城南。又東會於泊水。又東北為子牙河。又東北會於淀。西淀在保定府東境。西南受唐沙在新樂定州境曹霑一畝依城俱在保定府境諸水。易水自雄縣城南。東南來會之。至順天府南境。入於東淀。子牙河自南來會之。東北會於永定。永定河即盧溝河。古桑乾水。一名渾河。源出山西馬邑。踰山而東。出京城西南拱極城下。即盧溝橋又東南會於淀水。又東會於白。白河即北運河。一名潞河。源出宣化府獨石口。踰山而南。出密雲縣境。又南會於潮。又南至通州。會於玉泉河。

又東南會於永定。又東南至天津府城北三岔口。會於御。東入於海河。海河在天津府城東。上承御白二河。東至大沽口。入於海。海潮逆上。故名。右川澤十。御最南。白最北。漳與滹沱永定分流其中。而淀與泊。又界居三水間。故凡滹沱以南之水皆入泊。以北皆入淀。自泊而滹沱而淀而永定。皆以次北入於白。惟漳南入於御。然後與白會於海河。而入於海。此直隸水道之大略也。

雞腿蘑菇蕈記

蘑菇蕈。魏之土產也。其莖長大肥澤而冠小者尤良。名曰雞腿蘑菇。京師以為羹。鮮美異常品。惟漳之兩岸有之。他縣縉紳之士。耳其名。常苦不能得。偶有得之者。如獲拱璧。每歲春秋時。有遠方賈人來。就市之。摘其冠而食之。獨取其莖。載之以

如江南人爭貿之獲利常數倍雖宣化所產號為口蘑者名最噪猶莫能比焉然是物在魏人殊不貴重余幼時見城中人尚有食之者縣既廢舊族皆零落遂不復知此味視之與藜藿等或鬻之於市竟日不售爾後遂無鬻者賈人之市之也先以錢假貿販者貸紙綫針煙草擔荷之入村墟中有婦人童子於田間拾得雞腿蘑者則與之交易所有小者僅易紙一葉或綫一二縷乃不直一錢嗚乎物之美能見貴重於數百千里之外而居其鄉乃無售者即售或不直一錢何哉今以他縣之貴且重語於魏之人魏之人必不信即以魏之輕且賤語於他縣之士大夫他縣之士大夫亦必不信也彼安知己之所謂珍奇有如是之見輕賤於人者哉必以為過言焉已耳設使他縣之士久居於魏之村市間親見其輕

且賤其惋惜而不平。咨嗟而太息。扶持保護而力爭之。必也。然世之人。狥耳者多。信心者少。今魏俗既輕且賤之矣。吾爲知他縣之士至此。不始而貴重之。久而飫聞魏人之言。亦從而疑之乎。魏人有遊江南者。歸謂余曰。雞腿蘑菇渡江而後味美。此無他。彼見江南之貴之也。故從而爲之辭。然則易地以觀。亦如是而已矣。吾又爲知江南之人至此。見魏之賤之也。或不亦從而爲之辭。謂是物之在其鄉。本亦有不美者乎。諺曰。人離鄉賤。物離鄉貴。余之意獨謂不然。魏之粉皮。鬻於外縣。而價反廉。外縣之至魏者亦然。是何故哉。蓋凡物之不足珍者。其鄉人阿而好之。非其鄉人。必不阿而好之也。夫是故離鄉而遂賤。物之異常品者。流俗之人不能識也。而又以習見之故輕之。以其不適於己而訾之。即有一二知好之者。

而不能勝夫輕之訾之者之衆。夫是故離鄉而後貴。故曰。無恩無怨。公論乃見。雖人亦若是而已矣。夫人豈與物有殊理也哉。

冉氏烹狗記

縣人冉氏。有狗而猛。遇行人。輒搏噬之。往往為所傷。傷則主人躬詣謝罪。出財救療之。如是者數矣。冉氏以是頗患苦狗。然以其猛也。未忍殺。姑置之。劉位東謂余曰。余嘗夜歸。去家門里許。羣狗狺狺吠。冉氏狗亦迎而吠焉。余以柳枝橫掃之。羣狗皆遠立。獨冉氏狗竟前欲相搏。幾傷者數矣。余且鬭且行。過冉氏門而東。且數十武。狗乃止。當是時。身憊甚。幸狗漸遠。憩道旁。良久始去。狗猶望而吠也。既歸。念此良狗也。藉令有仇盜夜往刼之。狗拒門而噬。雖數人能入咫尺地哉。聞冉

氏頗患若此狗。旦若遇之於市。必囑之使勿殺此狗。累千金不可得也。居數日。冉氏之隣至。問其狗。曰烹之矣。驚而詰其故。曰。日者冉氏有盜。主人覺之。呼二子起。操械共逐之。盜驚而遁。主人疑狗之不吠也。呼之不應。徧索之無有也。將寢。聞臥牀下。若有微息者。燭之則狗也。卷屈蹲伏。不敢少轉側。垂頭閉目。若惟恐人之聞其聲息者。主人曰。嘻。吾向之隱忍而不之殺者。為其有倉卒一旦之用也。惡知其搏行人則勇。而見盜則怯乎哉。以是故遂烹之也。嗟乎。天下之勇於搏人而怯於見賊者。豈獨此狗也哉。今夫市井無賴之徒。平居使氣。暴橫閭里間。或竄名縣胥。或寄身營卒。侮文弱凌良懦。行於市。人皆逃避之。怒則呼其羣。持械圜斫之。一方莫敢誰何。若壯士然。一旦有小劫盜。使之持兵仗。入府廨。防守不下百數

十人。忽厩馬夜驚。以為賊至。手顫顫。拔刀不能出鞘。幸而出。猶震震相擊有聲。發火器。再四皆不然。聞將出戍地。去賊尚數百里。距家僅一二舍。輒號泣別父母妻子。恐不復相見。其震懼如此。故曰。勇於私鬬而怯於公戰。又奚獨怪於狗而烹之。嘻。過矣。雖然。畜猫者。欲其捕鼠也。畜狗者。欲其防盜也。苟其職之不舉。斯固無所用矣。況益之以噬人。庸可留乎。石勒欲殺石虎。其母曰。快牛為犢。多能破車。汝小忍之。其後石氏之宗。卒滅於虎。貪牛之快。而不顧車之破。尚不可。況徒破車而牛實不快乎。然而婦人之仁。今古同然。由是言之。冉氏之智。過人遠矣。人之材有所長。則必有所短。惟君子則不然。鍾毓與參佐射魏舒。常為畫籌。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發無不中。舉坐愕然。俞大猷與人言。恂恂若儒生。及提桴鼓。立軍

門勇氣百倍。戰無不克者。若此者。固不可多得也。其次醇謹而不足有為者。其次跅弛而可以集事者。若但能害人而不足濟事。則狗而已矣。雖然吾又嘗聞某氏有狗。竟夜不吠。吠則主人知有盜至。是狗亦有過人者。然則搏噬行人而不禦賊。雖在狗。亦下焉者矣。

楊村捕盜記

內黃故多盜。盜皆以吏胥為窟宅。煬於官。彈壓於鄉里。然後得橫行無所忌。有刑房吏陳某者。居楊村。以賣棉花為名。窟羣盜。乾隆乙酉。盜五人將刼於御河之陽。過楚王鎮。食於縣隸司聲家。聲家送之渡水。入大名境陳生家。殺生。卷衣出。復至聲家。至亭午。然後去。陳生子衛雷以狀白縣。縣出批嚴緝。衛復廣求所識。訪之十餘月。而賊不得。陳生故所善劉五者。居

近於楊村。偵知內有刑房吏之族陳二。今在楊村花房。遂以告術。時縣中捕役四人在術家。術遂約與同往掩捕之。役欲入城白官。專批往索賊。術不可。曰。今出伊不意。庶賊可得。若待白官始往。賊聞風竄矣。烏能得。役不得已從之。術留役邀其族人陳生霆及賣藥人四郎同往。使劉五為導。推車載錢。偽為販棉花者。憩車楊村外。霆雖文諸生。然素嫻武技。乃使霆與五先入。以視綿花為名。默識二狀貌。霆議價定。請出召商侶共視之。既出。五以二衣冠狀告霆。即徑去。時日已將暮。霆乃與其衆推車至門。留一役守之。而己先。三役隨其後。未畢入。而二已覺。奔而出。縣役與二摩肩行。不識二。行且過。霆惶遽恐失賊。自後大呼追之。時術與二順逆奔。方交臂。聞呼。即以手抱持二。二出刀格之。疾躍出門。而四郎適手藥劑奔

入。二躍急不及避。著於額而仆。方轉側欲起。雷連斫其頂。術亦出。又連斫之。始伏不動。初霆之呼而追也。刑房吏已鳴銃聚村人。至是。械而集者且百。役向衆自白。我大名縣役奉官命捕賊。非私鬬。衆不聽。斫擊如雨。霆等且鬬且逃。夜暗迷罔。不辨徑。衆遂擒二役。送內黃。誣為劫綿花賊。役以捕賊故自申理。縣官索其批。顧四役共一批。批已為逃者持去。官遂不聽役言。搒掠之。役備受梏械。卒不承。逃役既歸。以實稟於大名縣。大名遂行關索陳二。刑房吏為之營救。至四五。終不發。然二亦以傷重故。不能逃。時知大名縣事者。為泰公學溥。素有風厲名。乃札內黃縣具言其詳。且云。若必不肯發。將申於直隸制憲。事且大。勿悔也。內黃不得已。使二往。霆雷處賊黨羽多。於路復篡去。乃銜之行。因以刀脇之。二具吐實。供同盜

人姓名及典衣處當即馳赴典所脫所著衣為質請其衣持至縣由是二不刑而服而二役亦得釋大名既得二招即吏關四盜及刑房吏四盜皆陸續就獲惟刑房吏素為縣官所信愛事發以重賂啗縣僕卒不至嗚呼兄弟同心報讎殺賊此可以風世之親所疎而疎所親者矣獨是盜賊橫行鄉里屏息其故皆由於吏胥而為州縣者尚曲庇之何也聞刑房吏既擒二役時將沉之水其黨以餘人未獲難之乃送之官又切齒劉五且盡殺其家五乘夜率妻子遁去數年不敢歸吏之橫一至於此然則百姓含冤無所告訴者不可勝言矣彼吏胥盜賊同類相庇固無足怪吾獨不知為民上者何以恬然聽其所為而不之問乎余故備記其事以為世鑒焉

內黄之盜自余十餘歲即有之至陳生被刼而猖獗益甚

大名屢關內黃索賊。而內黃不發。秦公亦嘗向余言之。然尚未悉其詳。乾隆癸巳。余館於胡村店。主人趙生向余言其首尾甚悉。余因筆而記之。趙生所言被劫捕賊及劉五事尤詳。以無關於大要。故從簡也。秦公辦此案後。復辦來二一案。自是盜風戢者十有餘年。其後為縣者。多不事事。或規避處分。抑强為竊。由是盜復大熾。環內黃數百里間。橫行無所顧忌。至六十年。魏城四面。每夜火光燭天。居民夜不敢寐。自是盜日益盛。不數年。劫至近京之長新店。至廑

聖慮。然後方面大員。始行捕盜。內黃縣官與其門丁。度事不可中止。乃勸盜首張標自裁以滅口。而獻其屍。大名彰德之民。始得安枕而卧。向使為縣官者。皆如秦公。人豈復敢為

盜。故凡治盜者。貴弭其源。而不在遏其流。苟非有護盜而分其利者。盜何由熾。惜乎賢令長之不可多得也。此篇於訂集時已刪去。今二十餘年矣。偶一閱之。以其有關於地方利弊也。因復存之。并誌其始末如右。嘉慶壬申。崔述自記。

無悶集卷之三終

道光四年東陽署中刻

大名崔述東壁稿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上本縣先布政公行狀

先布政公諱維雅。字大醇。號嘿齋。先高祖之同産兄也。本保定府新安縣人。順治丙戌舉於順天。為濬縣儒學教諭。因家於魏。秩滿授河南儀封知縣。儀封濱河。歲苦河決。公躬親畚插。不避勞暑。北岸三家庄為從來要害地。十四年。水勢北注。岸崩五里有餘。公於上游十里故河流處疏使東行。北岸遂安。復與塞封邱大王廟決口。督撫連疏薦之。擢江南淮安府同知。旋改開封府南河同知。十七年河決祥符之槐疙瘩。宿河上三月。卒塞之。明年復疏三家庄新河。截舊河。築壩。全河盡東。自是三家庄永無患。康熙元年五月。河決山東曹縣

石杏爐村。總督河道朱公之錫檄公往視。曹人皆欲速塞之以救禾。公持不可。工將成。壩果復決。至冬乃塞。悉如公言。遷浙江甯波府知府。會東南用兵。 王師雲集城外。公調劑得宜民以不擾。是時王公光裕奉 命安輯浙海。心識公才。未幾。王公以副都御史總督河道。遂薦公可用。擢河南通省管河道按察司副使。沿河千有餘里。夾河兩岸。險工以數十計。公於冬春先事防之。及伏秋水汛奔馳。風雨相度。修築皆獲無事。陽武潭口寺。隄直河衝。水勢迅急。下埽輒蟄。公預於上游䟽引河以待之。是夏埽果不蟄。北隄遂固。虞城縣治距河隄僅數里。隄已盡沒於河。北岸雖有引河。而衝刷不利。公預迎河溜挑之。至秋。水盡歸於新河。舊河遂為平陸。江南桃源縣七里溝河決。屢塞屢潰。漕運為梗。十一年夏。王公檄公往

視之。公言河頭深入囊橐中。勢不可回。盛夏水漲。人力難爭。請俟冬月。棄舊壩基。自外迎築以避其險。而糧艘鱗集。事難中止。後果無功。十二月。王公復檄公往勘。公議以引河淺狹。故流緩沙停。而決口仍衝。河身平衍。故激蕩無力。而新河不刷。河頭不倍加寬濶。則不足以引納全河。開放非乘河水突漲之時。則不得建瓴直下之勢。儲料不廣。用柳束不分緩急。則至合尖之際。必致停工待料。缺柳悞工。且埽外止邊埽一層。壩南有舊溝一道。龍門將合。崩潰可虞。此皆事之當預籌者。乃條列八事以獻。其後十日道中復陳事宜。言下流數十里已成平陸。而引河僅百丈。節短勢蹙。恐不能刷。當接挑二百丈濶。損其十之八。而深半之。河將開時。必於河頭南岸下埽截河。以束水勢。然後衝刷有力。明年正月。又言開放機宜。

當在河頭西北。而留近埽之五丈勿開。則河流入口。有倒漾之勢。其埽亦向西北迎溜下之。此機不可以毫釐悞。王公悉用其言。二月。決口果塞。新河果成。漕舟通行無滯。公復陳善後之策。言桃源之河。屢塞屢決。皆由河勢北徙。去隄逼近。當於上游龍窩疏之。導河南行。則北岸永無事。王公上其績於朝。累遷江蘇按察使。湖南布政使。補廣西布政使。入為大理寺卿。候補通政使。卒。著有河防芻議明刑輯要等書。藏於家。公有經濟才。所至皆有政績。三任河官。於治水功尤著。其按察江南也。

楊大鶴方以訟事在江甯。以案未結。不得與鄉試。入闈之日。乞於公。公為之言於總督。不許。公遂提案中人於貢院前訊之。食頃而結。總督無以難。大鶴遂於是科中式。至大官。公子徵麟舉人。以文學名於時。

上本縣先曾祖段垣公行狀

先曾祖段垣公諱緝麟字振侯初字子啟先布政公之從子也生於保定府之新安從先布政遷於魏為魏人幼為先布政所器攜之宦遊四方及長河防民瘼罔不與公謀議所在奏績事詳先布政行略中先布政舉子晚家務無鉅細悉委之公公任事二十年無尺布斗粟之私以廉名於鄉康熙戊午中式順天副榜先布政素才公以公長屢欲為公援例進用公固辭不願也庚午中式舉人數試禮部皆不第作銀鼠馬賦以見志築室一間讀書其中名之曰備廬作備廬說又俱載集中漳水之氾濫於廣平也安溪李相國光地方撫畿內往視漳知公練習河事致書訪焉公覆書數千言大指言宜開渠疏水以洩其勢且藉以興水利不當專恃隄防相國

深避之。以羣議不同而止。常於荒歲買田數頃。明年熟。悉召賣田者使自贖。贖者且過半。鄉人德之。將注選。例當治縣。辭請教職。遂選為大城儒學教諭。當是時。偕河副都御史黃公某分司子牙河。駐節大城。聞公名。折節與訂交。晨夕相過從。時人兩賢之。未二年。引疾歸。諸生攀轅泣留者趾相屬。既歸。為園於城南。搆亭水上。題之曰逸老。杜門不預外事。以文史書弈自娛。求書者踵至。年雖高。作楷無倦容。為文必本於道。雖酬應雜文。率爾弄翰。皆足以羽翼聖學。與里中老人旬月一聚。倣古耆英真率故事。自肉饅頭外。約無得置他品。常乘驢駕小車。從一童出。杖履蹁躚。見者以為神仙中人也。里居十餘載卒。年八十二。里巷相傳以公園為段干木故居。故自號曰段垣。著有段垣詩集段垣文集書法辨說十餘卷藏於

家。吾宗為魏望族。自先布政遷魏以來。甲第相接。僕馬煊閭里閭。而公獨以文學行誼風流儒雅照映一時。前後令長皆敬禮公。後學多出公門。縣人士共遺公門額曰善人君子。舊志稱公德行文藝。咸推第一。蓋當時已有定論云。

先府君行述

先府君既捐館之期月。不孝孤子述將營宅穸之事。乃和淚濡筆述先君之行。以告於當世之大人先生曰。嗚呼痛哉。先君平生無所好。聲色服玩。未嘗一寓目。亦未嘗與人齒及。獨好讀書。自不孝述解語後。即教之讀書識字。暇則口詔以日數官名典制地理之屬。未嘗令與羣兒戲。蒲博管絃鬪鶉獵犬之事。未嘗令一涉於耳目也。猶憶十餘歲時。檢架上吏治書。請於先君。先君曰。吾少有志於世務。故好覽此。五試於鄉

而不中。吾知已矣。故命爾名為述。欲爾之成我志。爾獨不見夫崇聖祠諸先儒從祀者耶。是皆以其子故。爾若能然。則吾子也。而吾母李孺人亦數語之曰。爾生未踰月。爾父即日抱爾懷中。而指謂余曰。願兒他日為理學。嗚呼。先君之所以望不孝者。重且切如是。而不孝碌碌無以異人。非止不能顯其親。揚其名。並不能奉甘旨。承朝夕歡。以至於大故。長為宇宙罪人矣。苫塊之中。每一念及。輒悲號欲絕。顧事已無可如何。計惟有條記素行。以待賢人之採擇。庶幾萬一不泯。而近世以來。人子自為行述。已成故事。凡在人情。莫不歸美。縱所言無一不實。豈能動人觀聽。是以垂涕陳辭。旋復中止。如是者屢矣。然終不能自已。蓋竊以為人之遭時居位。有史官述之。可以無述也。居通邑大都。多交遊。有文學之士述之。亦可以

無述也。不然。雖篤行如董召南。才識如蘇雲卿。不託之簡策。更數百年。誰復有知其名氏者。且即有賢士大夫思發潛德之光。於何取焉。用是不敢自匿。據所見聞。摘梗概而書之。先君諱元森。字燦若。崔者氏。闇齋者號也。先君以名字皆取顯暴義。惡其文之著。故以闇名其齋。先世本大寧小興州人。當明之初。以軍功起家。世襲指揮使。奉詔徙保定之新安。至諱向化。入 國朝以子貴。誥贈通議大夫江蘇按察使。於順治中。始遷於大名之魏縣。先高祖諱維彥。通議公之季子也。高祖母孫皆早卒。先曾祖諱緝麟。字振侯。康熙戊午副榜庚午舉人。順天府大城縣學教諭。有集十餘卷。所居宅世傳為段干木踰垣之所。因自號段垣云。曾祖母趙。生子三人。長諱瀚。字春海。仲諱溓。字周溪。季諱沂。字魯南。周溪公前配尚無子。

繼配徐。生二子。先君其長也。先君幼侍段垣公讀書。明於儒釋之分。年十七。受作文法於分巡副使泰安趙相國國麟。其冬補縣學生。益自奮厲。自理學及經世致用書。靡不究覽。每夜閉門後。必移燈榻側。擁衣坐被中看書。至倦極乃眠。以為常。值家貧無燈。則讀書月下。或焚殘香。逐字映而讀之。遇佳書。即無錢。必典衣以買。人見其書。非世所恒習。而不切於用也。皆笑之。亦不顧。雍正丙午。試於順天。報罷。己酉壬子乙卯三試。皆報罷。乾隆丙辰又試。仍報罷。自是遂絕意仕進。閉門教授。終不復出應鄉試矣。甲子。春海公捐館。其明年。奉周溪公命。出後春海公。戊辰。周溪公捐館。初曾南公無子。以嫌故不悅兄子。而頗厚族人子。及年高。愈諱立後事。人莫敢言。獨先君數從容言之。怒不聽。庚午五月。疾革。乃為先君立從弟

子秉純為後。而事有不可為者。族人賢者皆引嫌退避。莫敢絲毫與。先君勢孤甚。有受魯南公恩最深者。意必助已。邀之同治喪。亦不至。姻里皆危之。或姗笑以為愚。而先君益慷慨不顧身。固爭之。事竟得直。於是乃率秉純以祭魯南公之柩。為文以告成事。退悉覈諸田宅契券簿籍付之。絲粒無私者。是後不孝等日益長。門人亦日益進。先君雖授以舉業。必為辨別人品之高下。學術之邪正。儒禪朱陸之所以異。尤闢陽明所論良知之失。謂為學必由致知力行博文約禮而入。辟胡王陳必不可以並稱於經。則構但明以來諸家詮解盈架上。毫釐之疑。必為諸生參考詳辨之。務求聖人之意。不拘守時俗所訓釋。於制義則以化治正嘉為宗。而間雜以天崇。發越其才思。不令趨風氣。走捷徑。讀書之暇。則取諸衛道書為

門人及不孝等解說神異巫覡不經之事。必爲指析其謬。而陸清獻公三魚堂文集。尤愛玩不忍去手。其他嘲風弄月之章。高唐洛神之詠。古今所傳。家絃而户誦者。悉屏絶不令子弟讀。每夜。不孝等侍寢。必命背誦舊所讀書。至臚熟乃止。從行道中亦如之。或自戚友家歸。必問所見何人。語何事。有不正。必訓飭之。家不畜鳥雀。無絲竹之器。而鬬牌擲色事。尤所不喜。後輩耽之者。咸相戒不敢令先君知。每正月之初。比户皆競賭。小兒尤甚。聲常徹庭中。獨先君之庭寂如也。丁丑五月。城没於漳。屋盡頹資用悉沉於水。先君徙家城外。數月未有寧居。日惟以扁豆充饑。霜降後猶單衣。冬不能具爐火。明年春。水退。二月。復移入城。稍稍葺茅屋以庇風雨。三月。知縣事王公沛生延入書院訓士。饘粥始給。十月縣廢。併入大名。

又三年四月。徐太孺人捐館。其年七月。水復沒城。居村中月餘。復入。時水尚深數尺。出入皆自操舟。十一月。處淩水復至。復居村中。俟水盡退。然後入。時壬午秋七月也。先君既屢被水患。數遷徙。家益落。至無隔宿糧。而不孝述方以文受知於知大名縣事秦公學濂。破格優待之。是秋。不孝述不孝邁復同舉於鄉。然人閑以訟事浼先君居閒。許以金。必正色斥之。人見先君厄而介如故。後遂無復言者。秦公以是尤重先君。數恤其急。而乙酉丙戌閒。水三入城。卒從於禮賢臺之上者亦秦公力也。是時以食廩歲滿貢入太學。而先君絕意仕進已久。遂不赴。惟蒔花種樹以自娛。庭中幾無隙地。日登荒臺絕頂。眺寒城秋水。鋤野蔬。捫殘碣。慨然有興廢之感。久之家益貧。饔飧幾不能贍。先君亦日病。謝人事。室廬隘。寒暑無所

辟。戚友皆辟水遠徙。相過從者絕少。居恒悒悒。無一足當意。獨聞講誦聲。則喜見顏色。不孝等問學為古文辭以進。則歡愉失所苦者竟日。蓋先君生平之所篤好。歷數十年之久。涉患難憂虞。至貧且病。而未之有改也。不孝等既才拙。竭筋力不能歠菽水。惟日夜引領以望祿養。而先君亦冀不孝等有尺寸進。得少紓其志。然竟不能一得當於禮部。而先君棄不孝等矣。嗚呼痛哉。以先君之志與學。詎當不遇於世。即通塞有命。而優游於田園硯席之間。亦不為過優。乃少嬰憂患。茹苦含辛者二三十年。中歲苦家貧。奔走流離。以長養其二子。晚多疾病。起居不適。歷溯生平。未嘗有一日之逸豫。筋力疲於養子。心血盡於教子。而竟不獲其子一日之養也。天乎天乎。豈不悲哉。豈不恨哉。先君平居。含忍退讓。人數負先君。或

侵取田宅。皆不與較。鄉人以盛德目之。然臨大事必力爭是非。未嘗少退縮。狥人意。屢以此致危困。終不爲少改。自奉甚儉。雖疏糲無不飽。力即有餘。褻衣未嘗用帛。平生不食烟。不佩荷包。囊悅止用布素。子婦有獻。少逾常式。即不免譴責。然義所當費。雖貧未嘗吝。遇人有急。輒傾囊助之。少年時。嘗謀刻段垣公遺集。節衣食。買梨板數百方。未果刻而没於水。每以此爲惜云。捐館之前一年。預知將終。命家人治後事。未幾果病。病中聞異香滿室者三。遂不粒食十餘日而終。先君生於康熙四十八年五月初八日。卒於乾隆三十六年二月十五日。壽六十有三歲。配李孺人。同縣李公九經女。初生子熂庭。年十一而殤。未殤時。已能服童僕勞。以事先君。先君哀之甚。每祭必祔食焉。熂庭既殤。復生子二。長即不孝述。中式乾

隆庚辰副榜。壬午舉人。吏部揀選知縣。娶成氏。次 不孝邁 與 不孝述 同榜舉人。揀選知縣。娶劉氏。徐太孺人之捐館也。先君許以 不孝邁 為弟元鼎後。而未過房。女四。長適成安陳郘。後先君百十二日而卒。次適磁州張珗。次適成安逯經。次適同縣劉槻成。孫一。龍官。孫女一。並幼。嗚呼。先君年三十二而生 不孝 自是以前。既未覩逢。幼歲愚蒙。復鮮省憶。長數客遊外縣。綜計所知。不踰十一。加以骨肉多難。言之隱族。戚有毀譽之嫌。損之又損。微而愈微。僅能粗具始終。而昏述顛倒。無復倫理。惟望四方大人先生。操人倫鑒。負文章名者。哀此愚誠。俯垂覽察。如未信心。不妨訪之鄉論。儻果不謬。即乞採擇一二。登諸汗簡。俾異日不至泯沒無傳。而 不孝等 得少贖其罪惡之萬一。或遂錫之銘詞。以光泉壤。豈惟微顯闡幽。不孝

述一人之私感而表隱德以勵清風未始非仁人君子之用心云爾

不孝孤子崔述泣血稽顙謹述

先孺人行述 弟邁附載

乾隆四十五年十月初九日吾母李孺人棄不孝等其明年六月二十八日弟邁病没又明年二月不孝述將葬母及弟乃和淚濡筆述先孺人之行曰嗚乎痛哉吾母之逝也母生於詩禮之家殯於衣冠之族事父母舅姑以終天年與吾父偕老教兩子皆成立享年七十有五所得於天者不可謂不厚而不孝述所最痛傷心者吾母當中年時遭家多難憂虞悲憤有人所不知者既而屢被水患艱難況瘁腹食出入於洪波駭浪荆榛泥淖之中晚歲少寧而吾父旋棄世復值家

貧歲歉。不孝述數客居於外。而弟邁多病。非但不能顯親揚名。先意承志。即所謂侍起居養口體者。亦茫然不可問。而吾母已棄不孝述去矣。嗚乎痛哉。母之先世。自山西襄垣來遷於魏。世有隱德。為鄉人所重。外祖國學生諱九經。外祖母徐氏。生三女。先孺人其季也。年十九。歸於我父歲貢生闇齋府君。是時先曾祖段垣公年已高。家無他妯娌。甘旨之需。賓客之供。孺人以一身獨肩之。攜子女累累。左啼右牽。衣事不廢而悉稱堂上意。先府君少多疾。孺人侍湯藥按摩。常竟夜不寐。逮中年始健。近六十歲復病。孺人年亦六十矣。猶侍疾不少怠。家常苦貧。先君以授館為生。子女漸成行。所入不能敷而孺人支持計算於米鹽瑣碎間。得以不凍餒。方不孝述之幼也。孺人常於黃昏時。口授以大學中庸。由是成誦。及少長

與弟邁同筆硯。先君每出。必召使讀書於內室。而自課之。不使與館中諸童狎。姻族兄弟有好戲弄鬭訾者。必嚴禁不孝等不使與之接。雖至。必疏遠之。以故不孝等不在父側。則在母側。市井童稚鄙倍之言。不接於耳。陋劣之行。不涉於目。至二十以後。出與人交。或戲訾之。亦不知其為訾也。丁丑之夏。城没於漳。孺人從先君六七遷。備涉艱苦。常食扁豆。衣單襦。冬寒甚。藏磚竈中。夜取之以煖被。其明年。復入城佐先君經營。闢草萊成室家。凡四年而水再至。復徙於外。自後水落則入。水漲則出者。五六載。流離播遷。至無隔宿糧。不孝述每憶之。亦不知吾母之何以具饔飧而不匱也。母性勤慎。好整潔作苦。常無暇時。雖高年。有子婦服勞。猶躬理家務。拄杖行視。日十餘次。恐他人不如己之盡心也。飲食務儉約。常有旨蓄。

以豫不虞。客至。則竭力營辦無所惜。人訝其備。不敢謂其貧
也。不孝等舉於鄉。親族多期其仕者。母獨不願曰。官不易為
吾望汝等讀書作正人。而勤儉以治生。不望汝等以祿養也。
初。不孝述久未舉子。母甚憂之。三十八生一子。母名之曰天
祐。四歲而殤。四十五年之六月也。母哀憐不自勝。凡四閱月
而卒。又八閱月而弟遂殞。期年之間。血屬凋殘。驚心駭目。室
猶是室也。戶猶是戶也。几席猶是几席也。庭除猶是庭除也。
一花一樹。非吾母之所眷戀。則吾弟之所澆培者也。一杯一
箸。非吾母之所服用。則吾弟之所摩挲者也。母何在乎。弟何
在乎。子然一身。慘慘凄凄。唯弟遺孤三四。日在側。幼者猶啼
索果餌。秋夜悲風。春宵明月。身非木石。何以為情。悠悠蒼天。
痛何有極。孺人生於康熙四十五年二月初九日。生子女凡

九。至成人者。男二女四。男長即不孝述。次邁。述以庚辰副榜壬午與邁同榜中式順天舉人。吏部揀選知縣。女長適成安廩膳生陳郡。先孺人九年而卒。次適磁州張玳。次適成安國學生逯經。次適同縣庠生劉觀成。後改名文模。不孝述取陜西邠州直隸州州判大名拔貢成公懷祖女。生子女各一。皆殤。弟邁娶同縣庠生劉公蘭生女。生三男。長應龍。初名龍官。今始十三歲。次夢熊。次躍鯨。皆幼。一女。未字。邁幼而穎慧。十歲能文。年十二。與述同補諸生。名噪一郡中。性喜博覽。一書未見。如負芒刺於背。聞有異書。必求之。常歷十餘人轉相囑托。得觀之。然後已。讀書目力甚捷。頃刻數葉過。日覽十餘冊以為常。嘗與述同讀海賦。述成誦未及半。弟已熟之矣。少年頗好詞賦。擬上林七發等體。繽紛陸離。讀者幾不能句。尤愛

為小詞。傚宋柳耆卿。名其稿曰步柳集。三十以後。文格漸老。多直抒所見。瀏湧瀾翻。浩浩汩汩。不自知其所終極。常好究考名人事蹟。次其終始。辨其同異。暇則玩弄書翰。流連花樹。以自娛樂。庭中種花無隙地。不復容步武。素耽山水。常以不得遠遊為恨。初弟少負才名。二十舉於鄉。士大夫往往倒屣迎延。入為上賓。里巷人亦多傾慕之者。既而久不第。家益貧。性疏懶。不能跽權要及豪民富賈以自潤。衆焉不具。人漸輕視之。常落拓不得意。而魏自經水後。舊族多遷去。居沽倡隸雜處里閭間。咸夜郎自大。凌轢方正士。弟素自矜貴。驟為此輩所挫折。不能堪。常旬月足不出庭戶。不得已一出。歸即悵悒累日。貧不能他徙。竟鬱鬱而卒。以弟之才。不惟不能仕。乃并不能一揚眉吐氣於里閈閭以死。嗚吁。其可痛也已。其可

痛也已。弟字德皐。自號薜巖。以乾隆八年八月初九日生。卒時三十有九。嗚呼。不孝述上不能善事吾母。以養遐齡。中不能體吾母之心。以撫吾弟。而使之匇夭。下不能育吾子。以無傷吾母之意。孝友慈三者無一能焉。靦然視息。不欲生者久矣。而又兩柩方營葬。諸孤無所托。生既無心。死又不可。而今而後。述真不知其所為矣。倘有喻海文人。如椽史筆。采摭遺事。登之簡編。使長逝者有所伸。則偷生者猶可活。用敢忍泣陳詞。誌其大略。而痛深創鉅。不復成文。惟望仁人君子之曲諒其心而已。

不孝男崔述泣血稽顙謹述。

永州府知府石屏朱公墓誌銘

乾隆二十七年七月。大名府知府石屏朱公。移湖南之永州。

將行。郡之士民供張祖道。自郡治達舟次。几筵相屬。如市廛者十有餘里。其後十有三年。公卒於家。述在京師。緘文於滇以祭公。道公之所以待述。與述之所以哀公者。又三年。得公子士琬手書於京師。以公墓誌屬述。嗚呼。公之門生故吏膺顯秩者不少。述一布衣。何足以爲公重。然不敢辭者。自以應童子試時。即受公國士知。既而請業於署八載。公之行事。蓋嘗親見而熟聞之。則銘公之德。以托之金石。固述之責而不可辭也。公諱焕。字臨川。號龍坡。先世於明初遷石屏。祖諱孔陽。父諱宏裕。俱以公貴。贈中憲大夫。祖母王氏。母許氏。俱贈恭人。公年二十六。舉雍正甲辰進士。丁内艱。服闋。授宣化府赤城縣知縣。會大軍西征。上官之檄。旁午於道。公應變有法。事集而民不知。總督李公衛奇其才。委攝宣化府事。將不次

薦用之。會丁外艱。總督欲留公。公不可。乃奏給十月假歸葬。公葬畢仍不出。及服闋。始補宣化之懷安。調河間之任邱。擢趙州直隸州知州。所至皆有惠政。既去。民立碑驛道側。以誌不忘。公自請改閒曹。遂改廣平府同知。復擢大名府知府。大名故患漳水。往往至城下。公塞麗家庄口。而鑿渠於下流。以待漫溢者。築隄道四十里。達於魏。以通往來。過水勢患以稍息。初公在赤城。以才能顯。上官倚重之。及為大名。風氣稍變。院司悉更易。而公故廉直。不能隨時俯仰。保定知府嘗謂公曰。漳河水一滴不見遺耶。以故久不遷。公亦不樂與後進爭雌雄。會移永州。公捧檄喜曰。是距滇近。可為歸計也。將行。屬吏有請為公立遺愛碑者。公怒之曰。古之良二千石。吏畏民懷。今吏實懷予。是儆予之不德也。碑何為焉。至永歲餘。卒以

與巡撫議事不合。以原官罷歸。公兄煒。雍正甲辰舉人。性嚴厲。公事之如父。公為縣時。兄常在署。嘗怒欲撻公。公繞床哀之。門內事悉以稟焉。兄治家儉。自恭人不得衣帛。曰。吾家貧而弟性廉直。官不可常恃。脫歸田。能無憂凍餓乎。非儉無以佐吾弟廉也。公所置田屋。皆與兄共之。公恐身後諸子有異議者。欲及己在析之。會兄選為新野知縣。公念兄弟皆為吏貧富均。遂議析産。未及析而兄卒。遂止。及公歸。乃與兄子均分之。復別以田與兄長子。使奉祖祀。滇俗所謂長孫祖者也。獨公不以與己長子。而與兄子。為異人耳。公所至以成就人材為己任。才俊者。招之入署。自教之。貧者恤其家。使不至徙業。在任邱時。得人為最多。前提督山東學政侍講學士李公中簡。今兩淮鹽運使邊公廷掄。皆公門下士也。任邱故多士。

自是科第遂甲畿南。公試童子。悉有常法。貧者得預為計。覆試者不過數十人。人咸便之。獨慎於衡文。務拔殊尤材。繼公者好以己意立法。朝夕更改。覆試煩數。人咸苦之。而所取反多庸陋士。公之在任邱也。有富子行千金求榜首。公曰吾書生起家縣令。可為是耶。富子怒。入京師。援例輸金為知州。曰吾以壓余某也。公以乾隆三十九年二月十四日卒。享年七十有六。配呂恭人。子士卿。國學生。先公卒於京師。士琪。乾隆庚寅舉人。揀選知縣。士琬。國學生。女二。長適楊羲欽。次適董思義。皆諸生。孫男四人。孫女八人。銘曰。

滇池之南。龍湖之滸。四山環焉。中為平土。穿土得石。厥厚數尺。環十餘里。而平如席。山川靈奇。篤生我師。涉自能誦。操翰為詞。匪才斯難。唯行斯勵。凡今之人。莫如公弟。維孝與友。施

于有政。惠而民懷。教而士競。不陵不援。難進易退。名臣大節。公可無愧。嗇公以位。豐公以年。丹顏白髮。杖履林泉。存順沒寧。卜吉永久。銘此數言。以垂不朽。

祭石屏朱公文

維乾隆四十年歲次乙未。四月初一日。受業門人崔述卿泣遠致文於滇南。以昭告於老師大人之靈前。曰。嗚呼。公德在民。公名在世。存順沒寧。公復何訃。而述所以泣涕沾巾。悲公碩德。懷公舊恩。公於家庭。事兄如父。從子相依。分甘共苦。公於居官。日方以直。廿載不遷。一言辭職。自公之仕。四十餘年。身無厚奉。家無餘錢。尤務作人。啟迪後學。郁郁門墻。高科顯擢。方述成童。公為太守。一試奇之。弁名於首。不階尺書。羅之署內。扶持吹噓。飲食教誨。八年終始。雨夕風晨。經傳馬帳。雪

立程門。衛漳為災。汩我田里。廬舍蕩然。半年七徙。嗷嗷中澤。孰恤余貧。賴公之德。八口以存。公之南行。送公汶水。從此夢魂。湘江滇海。猶冀微官。驅馳王事。或能見公。於滇之涯。十有三載。屢躓文場。私心未遂。公已云亡。沒不知日。葬不知處。萬里南天。攀號無路。緘辭六詔。以寫哀思。公靈在天。尚其鑒之。

漳南俠士傳

漳之南。有村曰紫庄。庄有俠士曰李越群。少讀書。為魏諸生。及壯。苦家貧。棄舉子業。以俠聞州里間。常著短衣。僅及髂。佩兩刀以遊。人莫敢忤。紫庄有寡婦。撫一子。不肯嫁。其叔利內黃人侯六金。竊鬻之。及輿來逆。乃令潛居側古祠中。而已給寡婦出。既出。則數十人突從祠中起。寡婦驚。欲入。門已閉。祠中人遂前擒婦。納輿中。其子聞。奔救不及。度不可奈何。遂往

至越尋所跪且泣。越尋以婦已往。而六素有勇名。恐倉卒不可得婦。初難之。其子固不肯起。泣愈哀。越尋意不忍。因慨然曰。是誠在我。當即往。不得婦。吾不生還矣。遂出。召其徒曰。吾素以俠聞村中。今人奪吾村婦。而不能救。非俠也。鳴於官。皆豎子。知納賄耳。不足了人事。且事隔省。關移動累月。彼見逼急。且成婚矣。奚歸為。不如生劫之。即不可得婦。因縛六歸。終當全婦耳。衆應曰。諾。遂以二十七人往。侯氏居甘固。去紫庄且二十里。比至。日已暮。越尋挾所佩刀。排闥直入堂上。時賀客且滿。酒數行。突見越尋佩刀入。皆大驚。欲共擊之。而方燕樂。出不意。腰下無寸刃。越尋張目叱之。皆退走相踐踏。覓兵械。倉卒不可得。越尋因疾入。趨新婦室。而六已潛匿婦草屋中。欲呼衆共迎拒越尋。未及發。越尋已至戶。遂以左手把其

腕。而右手拔腰下佩刀劫之。厲聲叱曰。爾不聞紫庄有李越尋耶。胡敢入吾村奪婦。今婦何在。六曰。已逸矣。越尋怒叱其徒縛六。反接之。縛始定。而村中少年聞侯氏有暴客。爭持兵刀前格越尋。越尋使二十七人圜立。各持械外向。而己居中。以所佩刀置六項上。大呼曰。越尋此來。非欲生還者也。敢死者前。因舉刀擬六。眾惴慄汗出。不敢近。越尋復問六婦所在。六固不肯吐實。越尋怒。曳六出。未及門。聞婦哭聲。越尋呼眾索之。遂得婦草屋中。於是越尋使二十七人前行衛婦歸。而己持刀驅六隨其後。莫敢追者。至半道。乃縱六歸。謂之曰。紫庄李越尋。非畏死者也。如能相報。詰朝當待汝。六唯唯不敢對。夜將分。越尋始至紫庄。乃以婦畀其子。而散遣其徒歸。而其叔先聞子往告越尋。度必禍己。遂潛遁不復歸。崔述曰。吾

往讀史至唐五代之際，見魏之士，何其銳也。自田氏據魏以來，牙兵五千人，世為郡鎮所憚。及唐莊宗卒用以滅梁，所謂銀槍效節都者也。其後李嗣源入洛，郭威入汴，皆以魏兵。三十年中，三立奇功。蓋其土厚而曠，負大行，俯大河，其迅驁勁悍，天性然也。今觀越尋之俠，豈異於古所云耶。使制而用之，效節於邊陲，豈不足奮主威而寒賊膽。惜乎生不遇網羅跅弛之人，以至於窮而自廢也。余惜其材而悲其無以自見於世，因為之作傳云。

扶病賛 有序

初余館於北皋，為先孺人作杖，成，寄之家，而母已得佳杖，遂置之。踰數月，余歸，忽病眩暈，遂取而杖之。其冬，先孺人卒，勞且病，不能勝喪，而俗所謂禮杖者，短弱不足以扶病，病甚則

復用前杖。明年。弟病篤。余爲治後事。且哭弟。余亦病旬月。復杖之。又明年春。營葬憊甚。又杖之。是年六月。病瀉痢。愈。而復病。既愈。又病寒。幾死。幸而愈。尚不任行立。杖之凡三月。凡家人不在側。及深夜起卧。所賴以不傾側者惟杖。杖之有功於余。大矣哉。雖夫婦之親。未若杖之久。雖界幼之扶持。未若杖之穩而健也。然余善怒。罪初不在杖。然則擲之於地。不自覺。久之頗自悔。古者名杖曰扶老。因師其意。字之曰扶病。病稍愈。爲作扶病贊。其辭曰。

北之白梃。南之狼筅。戈戟之長。刀劒之短。其狀百出。其類無算。咸殺人以媚人。但濟惡而戕善。惟汝一族。與物殊性。不以助暴。而以扶病。悲夫。吾見世之君子。强則比之。弱則棄之。盛則與之。衰則侮之。是何汝之渾渾。獨反其道以自處。勞汝而

汝不怒。譴汝而汝不怒。此固士君子之所難。而吾初不意其得之於汝。

侍妾麗娥傳

麗娥周氏。館陶南鄙人也。父業馬醫。後遷於朝城之扶翼集。買田數十畝。躬耕自給。娥年十六。值歲荒。父貧不能自存。將鬻娥以給食。或偕之至魏。余時他出。妻為媒定之。余歸。遂納焉。時余年四十六矣。初至。蠢蠢無知識。惟余妻言是聽。久之。遂識道理。嫻女工。解烹調。余因亦愛之。余善病。娥侍藥餌頗勤。余素有不寐之症。常中夜怔忡。身如焚。輒呼娥起。閑語良久。心漸安。遂復倦睡。娥見余睡。則默坐假寐。或屏氣潛退。恐驚余之眠也。凡十餘年皆如是。是以余雖病弱。終不至困劇。以有娥也。余妻待下寬而體恤周至。娥亦殊愛戀女君。不能

頃刻離也。余之赴任羅源。娥年二十七矣。余家素儉。雖為吏。娥仍供炊爨無異家居時。衣飾不求美。飲食取飽而已。以故余為吏。得以廉著。娥與有功焉。余為吏日。勞於民事。匆匆無暇日。家政皆妻主之。庖湢瑣屑之務。不復能兼顧。悉付之娥。娥辛勤給奉。頗能當余意。甚為妻所倚任。在上杭時。余與妻皆年六十。娥計畫湯飯。務求精美。恐吾兩人之不甘食也。初至余家時。家甚窘。或有所觸忤。致詬厲。無怨父母。鬻己意。其父母後遷於歸德。不見十餘年。思之甚。每謂余曰。女子在母家。不可為好。好則嫁後父母必思念之。不如頑惡者。父母喜其去。反不致傷其心也。此言雖激。然其情亦可悲矣。一日泣謂余曰。妾祖母歿時。家苦貧。未得與祖合葬。妾父母以為恨。得十餘金寄之。君之德也。余憐而付之。余在閩日。為歸計。上

官未之許。娥亦屢勸余解組。余許娥年少。歸家後築室買田。可以同安樂。孰意娥之竟死於閩也。娥素肥多痰。日不晚食。晚食則停胸中。余之解上杭任。由汀赴會城也。攜眷屬以行。道中屋宇釜甑少。飲食統造於外廚。廚人懶且鈍。必至夜分乃具食。娥自早餐後。飢甚。及食。嘗過飽。遂患積滯。自過清流後。日有大風。天驟寒。傷於內。復感於外。遂病憩將樂旅店。若無良醫。病遂日劇。於九月十四日卒於將樂。於乎痛哉。豈非命也耶。卒後余妻痛之甚。居平常忽忽不樂。而余亦如失左右手也。

崔述曰。余閱虞初新志。見其所載妾媵之傳。多矣。然無甚過人者。不過技藝容顏之見長耳。夫婦人以德為貴。女工次之。為妾者。能善承事君子女君而佐之理。斯為賢耳。豈在他哉。

吾娥朴質無他長。然余病體賴以保全。又能平勤儉約以佐吾為吏。亦有足多者。余嘗謂官之貪而惰也。非盡其人之過。亦其家人共成之。其家人相矜以奢縱。則不能不貪。其妻妾相與蠱惑以聲色淫樂。則不能不惰耳。余家素無玩好之具。自作吏以來。出入贏絀上下之費。委之妻。余之飲食居處疾病之給侍。委之娥。故能無內顧之憂。而得專心以理民事。是以娥之死。余與妻皆痛惜之。余因為之傳。不知觀者。視吾娥與虞初所載諸人為何如。

江西贛縣知縣鯤池陳公墓碑

乾隆壬子。余在京師。偶遇滇南舉人陳子履和。索余所著書數種觀之。即請以師事余。辭之不可。余深異之。夫世所尚者舉業耳。何以獨好古學。輒自降抑如是。殊不類今人所為。甲

寅。復至京師。則履和已出都。見其父鯤池公。溫良誠篤。居然古之君子。然後知履和之得於庭訓者有素也。嘉慶初。余官閩中。鯤池亦官於西江。音問時相通也。余歸後數年。鯤池亦解官歸。甲戌三月。得履和書。則公已卒。以墓碑囑余為之。公諱萬里。字飛九。雲南臨安府石屏州人。鯤池其號也。曾祖諱新標。康熙丁卯舉人。鶴慶府學教授。祖諱蕃纓。臨安府學生。贈文林郎。父諱懋。乾隆甲子舉人。湖南臨湘縣知縣。母李。贈孺人。公少而孝謹。自臨湘公卒後。家綦貧。以授書自給。日恒食粥。從不干與公事。鄉人或笑其謀生之拙。公處之恬如也。乾隆庚子。與子履和同舉於鄉。乙巳。母李太孺人卒。乙卯會試。大挑一等。分發江西試用。嘉慶二年。補廣豐縣知縣。公為治。寬和簡靜。而廉介不苟取。與士民若家人父子。然初到任

時。義寧州冠作。公以城垣多圮。捐俸修之。民無擾焉。縣故有書院。久廢不理。公召諸生自教之。捐膏火以資之。由是文風丕變。舉於鄉者多。有徐君者。於辛未成進士。選入翰林。人以為公功云。縣有巨盜數人。犬為民患。官莫能捕。公密訪其聚飲之夕。親率兵役往捕之。遂皆就擒。六年十一月。奉調采銅於雲南。十年二月回任。是年冬。值大計。或傳上官欲舉公卓異。勸公入省。公不肯往。亦不果舉也。十二年。調繁贛縣。紳士皆為詩文誌別。民送至江干者如堵牆焉。贛為省南大道。差使旁午。迎送供備常無虛日。理民事多以夜。公弗樂也。未數月。即以疾辭。顧上官才公。慰留之。不令去。然公終不適。又數月。復詳請解任。遂於十三年二月卸事。啟行之日。士民依戀與廣豐略同。本道廖公至懸詩郵亭送公。以風厲吏焉。又年

餘歸里。時年已七十餘矣。然、步履飲食皆無異尋常。至十八年十月十八日卒。壽七十有四歲。卒之前一日。猶泛舟異龍湖。登山而眺望也。初。履和以奉文檄取。於是年五月。由四川入都。以事羈留間。忽聞石屏疫作。且夢不祥。懼二親有事。奔歸省覲。則公固無恙也。踰二日。晨餐。公忽患風痰。遂卒。豈鬼神默啟之。使得父子相見乎。亦異事也已。公為人方直。與人言是非。無所迴避。而和平寬厚。人皆樂親近之。於從父兄弟及其子尤加優恤。其卒也。人皆奔視涕泣。共襄其後事云。配任孺人。早卒。繼配為劉孺人。子二。長即履和。次履順。國學生。女二。長適州庠生羅廷墉。次適廖樹堂。皆早寡。以節著。孫三。長周翰。州庠生。次保慶。重慶尚幼。曾孫一。啟曾。銘曰。

學以稽古。仕以治民。世俗靡靡。置若罔聞。惟滇僻遠。古風猶

存。吁嗟陳公。殊異今人。子銳於學。深求經義。士競於教。聯翩科第。庶民相安。不肅而治。非公盛德。曷能如是。不展其用。翻然遂歸。高風亮節。今世所稀。表而銘之。以為世規。庶幾後學。共繼前徽。

敬書廣豐縣志 先君子傳後

道光三年二月。復和作宰浙江之東陽。去江西廣豐縣六百里而遙。廣豐 先君子作宰地也。明年有以志見貽者。其循吏傳以 先君子殿。復和敬讀之喜甚且懼甚。古之君子所居無赫赫名。而去後常令人思。蓋去後而思者。士民之真情。不可以偽為者也。而非至真不偽之情素。與士民相流通。亦斷無久而相思之理。 先君子慈祥豈弟坦易和平。其與士民交感者深矣。死生聚散歷十餘年之久。而愛之傳之。孔子

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豈不信哉。 先君子由廣豐調任贛縣。未一年而歸。不知贛人思 先君子何如。然必不減廣豐。可以去官時之民情決之也。馥和從宦江西十有五年。一切吏事。 先君子皆以身教。嘗言汝他日作令。毋近名。必以慈愛為本。今無可以續理縣之譜者。而時時得罪於士民。恐文範家聲。頓爾隳頹。所為讀先人志傳。愧怵交集者也。五年正月二十五日。不孝馥和謹記。